

写出历史人物的生命和灵魂

——读钟法权的长篇纪实文学《陈独秀江津晚歌》

□黄国柱



《陈独秀江津晚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讲述了陈独秀客居江津的那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从东北大兴安岭的普通士兵到师级单位的政治委员,钟法权作为一个长期坚持业余创作的部队作家,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如果说,此前他一直以自己所供职的部队单位为基本的素材从事现实题材创作,推出了《那一年,这一生》《大师,大师》《白衣军魂》等获奖作品,那么,今天他奉献给读者的则是一部探寻历史真相的厚重之作,显示了难得的勇气和胆识。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大山。历史人物以不朽的风骨,挺立在时间的长河里,成为人们探寻这座大山的路标”。

陈独秀是贴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标签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的。随着“文革”结束,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许多历史人物得到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描述。包括本书在内的大量史料呈现给我们的是更为丰富多彩的、真实的、立体的历史场景。尽管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持有不同看法,但显然大家都已经告别了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简单化评判。

如果对我们90多年的历史进行回顾,陈独秀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不管你怎么评判,他是一个客观存在。

该书为我们描述的陈独秀,是曾怀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最终流落他乡的独行者的形象。为了党的初期发展壮大,他不辞辛劳,从不患得患失,甚至把自己的稿费全部拿出来,充作党的经费。他一生坐过5次牢,从监狱出来以后,各方势力都在拉他,国民党希望他为国民党效力,托派也在找他,包括胡适所谓的中间道路也在拉他。但是他坚定如一,不背叛共产党,不与共产党为敌,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与张国焘相比,同是党的高层领导,境界大为不同。张国焘为了个人的利益,权欲就叛党,背叛得很卑劣、很廉价,人格很低下。他与陈独秀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理想信念的失落与坚守。说陈独秀身上有着高尚的一面,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可贵的品质,是不过分的。

文学是人学,必须坚持以文学的手段、文学的技巧描述人。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难度在于作者首先不能违背历史人物特定时代背景的真实和人物独特性格的真实。对于钟法权这样相对年轻的作者,必须对所描述的时代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对文学主人公的生活经历、精神境界进行相当深刻的发掘和体验。其所有的探索和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性格特征的鲜明性上。作者生动地描绘了陈独秀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同时又着力抒写了历史的沧桑带给主人公的人生跌宕所蕴涵的浓厚诗意。精神的苦难、生活的困顿,没有改变陈独秀传统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不变的精神操守。陈独秀“达”不了,“穷”下来就做学问,也不为金钱所屈,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晚年的陈独秀专注于呕心沥血之作《小学识字课本》。这里的“小学”,不是小学生、中学生的“小学”,而是相对《大学》《中庸》等古代典籍,涉及文字、训诂学的学术概念。那时候小学教育已经很普及了,有了新式教育,还以此为书名,很容易让人误读,误认为是小学校的识字课本。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让他改书名,他坚决不改,宁可不花那笔提前预支的稿费,宁可不出书,也不改书名,显示了陈独秀性格中固执与可爱的一面。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陈独秀被赋予了血肉和灵魂,可触摸,可感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该书所描写的邓燮康一家人对陈独秀晚年的帮助、并最终为陈独秀送葬,作为全书总体结构上的并行线,交相辉映,相当成功。通过邓燮康一家人的命运,勾连出陈独秀在江津这个线索,很有史学意义和价值。邓燮康作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族企业家,在艰难时世里饱经风霜、历经坎坷,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素质品质,同时还彰显了传统美德中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伦理导向,另一方面也衬托了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当然,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还是一个文化名人,得到各方人士尊重也是顺理成章的,从而使邓燮康一家人帮助陈独秀的整个描写具备了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道德基础。

总之,《陈独秀江津晚歌》写历史、写故事、写人生、写做人的道理,给人以多重的启发,是一本值得推广的好书。我们有理由期待钟法权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军事文艺

度看虽然不能算多,但其对批评的热爱及批评观念的前沿和话语的锐利,令人颇感欣慰和期待。

当我们盘点收成、秋风快意的时候,又不免有些忧心忡忡,军事题材创作似乎踏上了一条既无鲜花也无掌声的征途,正考验着作家寂寞中行进的心志与耐力:一些作家才情枯竭,销声匿迹,从此告别文坛;一些作家面对诱惑,心浮气躁,早已与文学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一些作家则干脆移情影视,并且大红大紫,成为另一行当的重镇。队伍的分流是时之势之必然,可淡然面对而无须大惊小怪。军事题材文学仍有众多的痴情守望者,这个题材领域不断会有活水涌进,永远会是草长莺飞、生机盎然的春天。

三

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的形势是,整个中国的文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处在发展进步当中,尽管军事题材的作品不时地跃出平静或奔腾的水面,赢得一些应有的喝彩,但越来越有一种被边缘化的危险。令我们充满信心之处在于,就题材的重要性与文学价值而言,它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将永远占据不应被忽视的独特地位。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各种文化样式竞争斗艳竞相发展,呈爆炸式的增长,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虽不再容易万众瞩目、大红大紫,甚至有时是那样的落寞,人们甚至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某种茫然若无、不知其可的心情,但似乎不必为之过分焦虑,且不说众多作家仍以认真严肃、讲究质量的创作,努力捍卫着自己的尊严;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审美意识和尊崇文学的深厚传统的国度,读者其实依然青睐军事题材作品,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阅读取向与心灵灵裁,仍希冀从中学寻觅某种其他题材难以寻觅的珍贵精神与审美价值。这些都是中国军事题材创作必将继续发展的福音和动力。

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整合队伍、坚守题材、鼓舞信心、提振士气。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相当优秀的作家,但从我国军事题材创作现状和未来看,无论是名气与成就都还远远不够。我们并不缺少作家,缺少的是众皆服膺的真正的大家名家。这样的作家不是小格局、小家子气的,不是胸不装万里云、手不能举千钧力的,更不是为一些小小的成绩而浅尝辄止、志得意满的;而应具有一种横绝古今、吞吐万有的大气魄和大境界,以石破天惊般的创造来构筑属于中国军事文学的独特景观,以一种令人仰望的高度和成就来展示和证明自己。这实际上需要作家到与战争、与军事相关的历史、现实和人生更深的深处,去认识这个世界,投射自己的内心。或缅怀于血雨腥风的战争生活,或专注于沸腾的当代军营,对幽深的历史旧踪,对惨烈的战争图景;对上升中的中国社会,对前进中的中国军队;对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对日常性的无穷线索等,都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努力获得深切的认知与体验,实现精深的开掘与思索。从或重大或细屑,但同样深邃而意味隽永的生活内容中,发现更多的生活真相和历史真谛,并作出迅速地、有深度地、坚持不懈地反映,通过由无数优秀之作组成的系列,铺筑一条从平淡走向绚烂、让梦想变为现实的路,把一个大国在军事题材领域所应具有的风范与深度真正表现出来。

从目前的创作实际看,保持一种探索性、开拓性的锐气与精神特别重要。对战争历史提不起兴致,对现实生活慵懒畏怠,都将使创作的激情下降,会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不是在奋发而是打盹儿,从而导致思想与感觉的钝化与退化。衡量军事题材创作有无前进的动力和后劲,关键在于充填于我们内心的能源有多大,投入这类生活的情感有多重,陷入其中的程度又有多深。这类从心里流出来的东西,应当是汪洋恣肆的喷涌而出,是具有历史与时代担当的沉重与厚实,具有划破时空的巨大冲击力,而不应是左顾右盼的彷徨,不应是小小情调的玩味,更不是强挤出来的呻吟,不应是吟风弄月的自我放逐,不应是苍白得没有血色。同样重要的还有作家风格与个性的充分展示,以及语言文字的长足进步。应努力使军事题材创作能够与整个时代文学同步,甚至起到引领与带动作用,而不仅仅做文学潮流和时尚的跟风者与追随者。

从平淡走向绚烂

□曹 坊

索的道路上,的确布满了坚实而闪亮的足迹,留下了一部部值得说道和珍视的作品。这一切都将作为走向军事题材创作未来意义非凡的起点。

二

繁荣军事题材创作,部队作家自然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又不仅仅是部队作家的事,而是军地作家共同参与和担负的精神旅行与文学攀登。部队作家对于军事题材的守望,既有明确要求也是高度自觉,是这一题材领域攻坚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地方的一些作家不一定热心此类题材的创作,而且在创作上则表现出更为开放的态度与观念,不只使创作的阵容显得更为厚实壮观,也使局面看起来更加生动活跃。

从近年创作的实际情况看,每年都有体裁各异、数量可观、吸人眼球的作品问世,续写着军事题材创作时而雄浑、时而低回的整饬乐章。在全国长篇小说年产数千部的创作盛况之下,以反映战争和军事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既不占很大的份额,也未形成很大的声势,却也有《撕裂》《碑》《王牌班》《同胞》《全金属青春》《安魂》《遵义!遵义!》《马上天下》《掩不住的阳光》《圣天门口》《我是我的神》《往生》《红药》《长津湖》《咆哮的鸭绿江》《大崩溃》等作品引起较强的反响。这些取材独特、角度新颖、内容厚重、质量上乘的作品,一方面体现了作家们可贵的探索精神和不懈的文学追求,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对于这一文体意识的自觉和技巧的渐趋纯熟。中短篇小说《海军往事》《邂逅》《老子革命多年》《俄罗斯陆军腰带》《连长的耳朵》《亡灵的歌唱》《代代相传》《天涯明月刀》《军人总爱死两次》《最青春》《谁是谁的谁》《长相忆》等,则以立意的独到、感悟的深邃、构思的精巧、文字的精美让人赏心悦目,其中颇有值得称道、颇耐精细解析的佳构,充分反映出作家们对驾驭此类体裁,于写作艺术上的精心与讲究、精湛与娴熟。

军旅一直是诗人放歌的辽阔空间,老中青的诗人门们始终在痴情地歌唱着。虽从整体上讲还缺少更多穿透云层的嘹亮之作,但一些作品在部队生活场景的呈现、瞬间内心情绪的捕捉、独特意象诗境的开掘方面,也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诗集《烤蓝》《记住那些地方》及《一路锋芒如血》《水色》《洞天》《香魂金灿灿》《青春独白》《白发红军》《歌唱英雄》《被我们踩在脚下》的大地,其实力谁都能高》《不能长相厮守的日子》《从大山里飞出的雷霆》等,达到或保持了较高的诗艺水准。散文在选材的角度和性情的抒发上亦有意境隽永、文字通达之作,如《藏地兵书》《沙漠之书》《原本在移动》《世界屋脊之书》《回鹿山》《戎行风景》《草原藏香》《莫提娘》《南沙赋》等,蕴涵着颇为厚重深沉的情感,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报告文学既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上推出了有分量的作品,如《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南》《解密上甘岭》等,也有对重大事件的再回顾,如《国家命运》《原子弹日记》等,还有对现实重要题材的追踪与透视,如《亲历五月》《神九与天空相约》《守望天山》《震中在人心》《士官杨小平》《在那遥远的亚丁湾》《王跃:“飞”得最远的中国人》《太空中的军礼》《大学生从军报告》等,都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新信息,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今日集合在军事题材旗帜之下的一是一支由老少人马组成的队伍。一批成熟的作家和诗人,在作品的思想开掘、写作技巧的纯熟、文字的精美老到等方面,都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依然代着军队作家的整体实力。一批新锐作家逐渐崭露头角,其在努力突破叙事的窠臼,刻意与时代的风尚保持同步,顽强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增强文学话语的张力,实现有深度的追求等方面,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新风貌,可以让人们对其未来寄予厚望。评论则呈现出老新结合的喜人局面,除一些知名评论家之外,一批新生代则给军队的批评园地带来了生气与活力,单从人数的角

军旅作家的缺失:阅读及其他

□李 亚

类,大部分人几乎闻所未闻……

当然,在世界文学中,以军营生活、以历史战争为题材的经典作品举不胜举,并不要求每个写作者都要读它一遍,更不是要求军旅作家们把一些经典作品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有一个道理是无疑的,阅读一些优秀作品对你的写作是绝没有坏处的。你是军旅作家,用心阅读一下世界军旅文学的经典作品,既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也可以开拓你的思维。或者说,你只有看得远才能看得远;如果你连高处都看不到,还谈何风景,还怎么登高远眺?还有更多的军旅小说写作者其文学营养的源头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他们基本上仅仅是靠杂志上的小说来吸取营养。

断想三

我一直坚信,一本好书对一个好读者来说,就像一颗钉子,不仅会钉进你的灵魂,而且会钉进你的肉体。比如,多年前我读过玻利维亚作家塞斯佩德斯(这不是个多么有名的作家)的一个短篇《井》,小说写的虽然只是查科战争中一个微小的断面,但到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它的形态,它的每一行字都历历在目。今天我仍然认为它非常优秀,每读一遍就会感受到它不同以往的好与妙。作为一个短篇,它在文学的清洁、纯粹、深度、准确、宽阔、智慧等方面,都可以准确地击中你的心脏。

当然,全世界军旅题材的优秀小说很多,就我所目力所及的小小范围内,从上个世纪到目前为止,每个国家的军旅题材小说,都在发展和变化——这个话题说起来太大大了,而且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也太多了。在时间跨度上远的不说,我仅举离现在较近的两个作家和作品来说:比如美国作家奥布莱恩反映越战的系列小说《大兵们都带些什么》《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等和俄罗斯作家巴布琴科反映车臣战争的短篇系列《山地步兵旅》。在美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优秀小说俯拾皆是,但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里,

这些年来,就不需要再经历更多事情,他所经历过的那些,足够他在未来的创作中使用了。当然,奥康纳说的是她人感受,对一部分作家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就是活120年,他的生活经历也是有限的,而阅读是一种心灵经历,是无限的。比如,一位当代作家不可能经历过战争年代,但同样可以写一本战争题材(甚至唐宋元明清年代的题材)的优秀小说,这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外,更多的是他通过阅读获得的心灵经历十分丰富。可以说,大量阅读不仅可以丰富和锻造作家的文学修养,开阔作家的眼界,也可以激发作家的想象力,并能启迪作家的写作智慧。这一直是我的观点,我曾对很多军旅作家说过。当然,纳博科夫也说过,好书需要一个好读者来阅读。

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就,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读书虽然称不上不二法宝,但绝对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些年的阅读中,很难说哪本书哪个作家对我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从读书中获得了许许多多优良的文学习惯。比如,格拉斯的小说里虽然经常斜着眼睛说话,但无论讲述什么情节他总是欢欣鼓舞的,包括拉伯雷也是这样;肖洛霍夫虽然有些絮叨,但丝毫无妨碍《静静的顿河》具有大河奔流、泥沙俱下的磅礴气势;纳博科夫的偏颇与极致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睥睨文学教条的傲然气节;我还从伦茨作品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的叙述方式里,明白了小说的确凿性与细致性是多么重要……总之,在阅读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不是像匠人传授机械技术那样教导我们写作,而是解放了我们的小说思维,把文学的灵感树苗深深植入我们心里,或者说用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也许你注意到我说的都是外国作家,那么,我在这里仿照一下那句老生常谈说出我的真实想法: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只要能在写作上给我们以启示的,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吸收。就像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管它具有多少式样,只要适合表达我们的军旅题材,我们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借鉴,都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军旅小说创作。